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四八二次会议

2015年7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范博希曼先生	(新西兰)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赵勇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卡瓦夫人
	立陶宛	雅库博夫人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西班牙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

议程项目

布隆迪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的报告 (S/2015/51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2134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布隆迪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的报告 (S/2015/510)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布隆迪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塔耶-布鲁克·泽里洪先生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先生。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侯赛因先生从日内瓦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51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泽里洪先生发言。

泽里洪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就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联布观察团)的报告(S/2015/510)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报告概述了6月29日议会和市镇选举之前的选举进程以及政治和安全局势。它还着重指出了联布观察团以及就布隆迪问题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其它实体的活动。

正如安全理事会很清楚的那样，7月2日，联布观察团就选举前环境以及6月29日举行议会和市镇选举一事发表了初步声明。联布观察团分析指出，议会和市镇选举进程是在政治危机以及该国部分地区处于大范围恐惧和恫吓的气氛下进行的。在竞选期间并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参与、集会、言论、意见和信息这些基本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联布观

察团观察员在所有18个省份都有人员，他们覆盖了119个市镇的50个，对145个投票站进行了观察。

联布观察团分析指出，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妥善处理了选民登记问题，但反对党一再指责该选举管理机构缺乏公信力和独立性。选举委员会为选举日所作的准备和安排总体来说是充分的。在所观察的投票站，投票活动有序进行。从全国来说，很多布隆迪人前往投票站为自己选择的候选人投下选票。然而，在选举活动前，有些情况下则是在开展选举活动的同时，发生了暴力和爆炸事件，主要是在布琼布拉。

联布观察团鉴于其看到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不利于举行自由、可信和包容的选举。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和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表达了类似关切。7月2日，布隆迪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尽管有人策划破坏选举进程，但市镇和议会选举仍是在和平、平静和安全的环境下举行的，选民投票率“很高”而且可以自由参与。次日，选举委员会主席指责联布观察团用“遥控眼镜”观察选举。一些反对党和民间组织——尤其是反对恩库伦齐扎总统第二次连任的那些党派和组织——称选举是骗局，并宣布他们不会承认结果。

在6月29日选举之后，联布观察团对各省份计票和宣布结果的工作进行了密切监测。选举委员会称，初步选举结果表明，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获得60.2%的选票，相当于77个议席，阿加顿·鲁瓦萨和夏尔·恩蒂提耶领导的独立人士联盟则获得11.16%的选票，即21席。与政府有关联的争取民族进步联盟(进步联盟)的官方派别获得2.49%的选票，相当于两个议席。选举委员会主席报告称，选举总投票率为74.3%，布琼布拉城市省投票率则低出很多。根据《阿鲁沙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和《布隆迪宪法》所载的分权安排，选举委员会打算另外分配21个议席，以满足女性议员比例达到30%的要求，并平衡胡图、图西和巴特瓦族的议席数目。正如我所言，反对派拒绝接受这些结果。

总统选举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已印好含有选举委员会批准的所有八位候选人——其中包括曾宣布将抵制选举的人士——名字的选票。向该国各地分发材料的工作已经开始。四名总统候选人，即来自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非洲和平联盟、进步联盟和民族解放力量的候选人，启动了竞选活动。其余四名候选人尚未启动竞选，他们属于曾宣布打算抵制选举的政党和政治联盟。

自举行这些议会和市镇选举以来，布隆迪政治和安全局势一直紧张和动荡。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7月1日杀害一名警官的事件，引发了警察与布琼布拉Citiboke和Mutakura居民区居民之间的新一轮暴力和冲突。警方突袭了该地区，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据称是为了解除民众武装，结果造成五名平民死亡。警方行动是在布隆迪纪念国家独立53周年之际开展的。表明局势可能升级的另一个迹象是，未遂政变的一名领导人最近在肯尼亚一个电视频道上声称，他的团体对于布隆迪发生的手榴弹袭击和安全事件负责，并誓言将继续使用暴力来推翻政府。

自6月26日暂停由国际联合调解小组牵头的政治对话以来，布隆迪各利益攸关方就一直没有可以开展对话的任何正式论坛。不过，在东非共同体就其峰会提出的关于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建议作出决定之后，该共同体一些成员国继续与各方举行协商。

东非共同体于7月6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了第三次紧急峰会。峰会在其公报中含蓄地承认了东非共同体前两次峰会指出的不足，并除其它外通过了以下决定。一是将总统选举推迟至7月30日；二是任命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总统为布隆迪各方对话协调人；三是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使之既包括参与选举者，也包括未参与选举者；四是部署东非共同体选举观察特派团，以观察总统选举；五是解除Imbonerakure以及与政党结盟的其它武装团体和青年团体的武装；最后是部署军事观察员，监督解除武装工作。迄今，布隆迪的反应较为低调。布隆迪政府已表示，它将考虑这些建议，一些反对派人士则对公报措辞不够严厉表示失望。

安全理事会多年来通过联合国各种形式的存在关注着布隆迪局势，派遣这些存在是为了帮助执行2000年《阿鲁沙协定》，以及帮助巩固布隆迪的和平与安全。

令人遗憾的是，布隆迪人民得来不易的进展正面临着丧失的严重危险。正如秘书长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布隆迪再次濒临边缘。不应低估该国面临的严重危险，因为布隆迪领导人越来越两极分化并且明显选择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东非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公报指出了明确的前进道路。联合国依然随时准备提供各种所需支持。布隆迪各行为体必须接受：政治对话与妥协是摆脱局势急转直下的唯一出路。他们必须负责地行事。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政府有责任保护所有布隆迪公民及其基本权利。对反对派来说，它也必需保证不使用暴力并同意与政府开展政治对话。时不我待，布隆迪领导人应竭尽所能捍卫得来不易的和平和《阿鲁沙协定》的文字与精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泽里洪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侯赛因先生发言。

侯赛因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给我这个机会，表达我对布隆迪人权局势恶化的关切。以政治为动机的暴力升级，再加上该国有流血和暴行一再复发的历史，这应提醒我们警惕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14.5万多人逃往邻国，最近几天，这种流动大幅增加。布隆迪人民打包带走可携带的少量物品，放弃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这告诉我们：他们害怕自己的国家正处在毁灭性暴力的边缘。人员生命和区域稳定及发展面临高度风险。

因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总统决定参选以争取第二次连任而导致的危机破坏了十年来在建设民主机构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和在共同的国家社群方面取得的宝贵成果。过去六个月中，那些呼吁总统尊重《阿鲁沙协定》和《宪法》、在执政十年之后卸任的

反对党成员、民间社会活动家以及媒体人士受到恐吓、严重骚扰以及任意拘留。对和平抗议无端使用武力、包括致命的武力，这违反了布隆迪根据国家和国际法保障集会自由权利的义务。示威者遭到监禁，并受到酷刑和虐待。我们还收到法外杀人的报告。迄今，未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起诉或者惩治。

尽管秘书长、东非共同体、非洲联盟、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以及包括最近国际协调员小组在内的多个其它国际行为体吁请推迟选举，以便为对话和包容提供空间，但是，政府显然执意无视各种预警信号，强行于6月29日举行议会和地方选举。这些选举受到反对党的抵制，在一种远非有利于自由、公平和包容的气氛中进行。发生了包括小武器和榴弹袭击事件在内的暴力行径，紧张气氛可明显感觉得到。布隆迪人似乎对爆发频繁吞没该国的野蛮暴力作好了准备。

4月份我前往布隆迪与总统和政府、宪法法院以及其它重要机构的高层官员会面。我当时指出，与总统所属政党有关联的Imbonerakure民兵造成大规模令人震惊的暴力。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袭击，遏止煽动暴力与仇恨的行径。根据在东非共同体国家元首第三次布隆迪局势紧急首脑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我敦促政府立即解除Imbonerakure民兵的武装。各政党、共和国总统、警察以及军队应当把国家的福祉置于其自身的政治野心和利益之上，走和平与法治的道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当地的办事处——我们对该办事处进行了增援——在过去两个月中记录了几十起屠杀事件，其中多为Imbonerakure民兵和安全部队射杀示威者和人权卫士的事件。我特别提请安理会注意5月26日一名直言不讳反对总统竞选第二次连任的反对派领导人Zedi Feruzi遇刺事件和刺杀另一位主要政治对手Agathon Rwaswa的妻子未遂事件。还有一些安全工作人员和Imbonerakure民兵丧生。

与最近的一些报告相反，难民的大批外流似乎并非谣言所引发，而是精准和定向的威胁与恐吓所致。我的办公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约谈过的难民一直提到Imbonerakure民兵是主要威胁，但是也有一些人表示，来自其它团体的好战分子也在使用暴力，这是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

我的办公室还记载了300多件任意逮捕和拘留示威者、人权卫士、政治对手以及记者的事件，其中一些人随后获释。我们注意到拘留中存在大量酷刑和其它形式的虐待。对独立媒体的严厉打击导致大多数私营媒体和电台关闭，其中一些被焚毁。许多记者和人权卫士因为害怕受到报复而逃离布隆迪。最近我们还看到，总统本人所属政党和政府的重要成员逃离该国。

在公共社区频繁的榴弹袭击和Imbonerakure民兵对普通百姓的恐吓营造了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压抑氛围。在包容性服务、机构以及公众自由方面取得的许多来之不易的成果也正在流失。大量学校关闭，而且不论什么情况，缺乏安全使学龄儿童无法上学。危机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现包括霍乱在坦桑尼亚境内的难民中爆发。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无法控制的暴力循环一再毁坏着布隆迪。虽然该国各族裔操同样的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同样的山丘上和同样的社群内，但是，近几十年来不断复发的突发事件形成了一种不信任、愤懑以及先发制人暴力的模式。15年前，为作出一致努力来重建能够有效调解分歧和解决愤怨不满的社会机构，国际社会和区域及国家行为体齐聚阿鲁沙，以便重建一个可持续和平架构，其重点是法治、尊重人权、获得有效的司法及其它机构的服务，以及参与式民主治理。国家慢慢一步步回到更有信心、更加开放和包容得多的状态。

但是，今天，这一努力面临危险。各族群在辛勤努力共同构建社会结构多年之后，现在又回到恐惧之中。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阿

达马·迪昂指出，风险是迄今为止以政治危机为主的事态有可能升级，发展到极其可能发生暴行罪的程度。布隆迪的近期历史噩梦刚过去不久，在其中，我们必须应对过去暴力事件对区域发展与安全造成的大范围影响。

布隆迪和区域人民绝不应再遭受周而复始的有罪不罚现象、痛苦和破坏。他们有权和平、自由、平等和有尊严地生活，没有恐惧，并且能够公平获取他们国家的许多资源和机会。他们期望安理会行使其权威，以确保迅速实现这一严重危机的政治解决。

我恳请安理会成员施加一切可能影响力，以便恢复布隆迪主要行为体之间的责任感。必须确保对一切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追究责任，其中包括在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侵权行为。正义必须得到伸张，理智必须占据上风，这样，布隆迪才能回到法治与民主、稳定、信任以及和平的道路上，包括举行包容、透明和公正的选举。《阿鲁沙协定》寻求的就是重建一个可以包容分歧——无论是政治分歧还是族群分歧——的社会，在其中，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国家的可靠保护。这是发展与希望的道路，这是布隆迪的未来。关闭这条道路将是一个巨大错误，影响到几代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侯赛因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布隆迪代表发言。

辛吉罗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布隆迪的政治局势，我也谨祝贺贵国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我还要感谢安理会所有其它成员，它们为帮助解决布隆迪危机作出了不懈和出色的努力。我也祝贺并感谢泽里洪先生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情况通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危机的更多信息，尽管我国代表团无法同意其中某些内容。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7月7日印发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的报告的内容。我将不详述这份报告的内容，因为它涉及的是6月29日选举之前的时期。因此，报告66段中的某些段落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已经有了关于积极事态发展的新信息。因此，我将向安理会介绍目前的局势，因为最近发生的事件需要我这样做。

但是，在此之前，我将简要谈一谈报告中有关布隆迪国家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段落。这种指控不再站得住脚，因为参与5月13日未遂军事政变的其中一人，某个名叫Léonard Ndikumana的人，刚刚公开声称对暴乱期间对警察和平民遭受的手榴弹袭击和其它暴力负责，暴乱的目的是为政变铺平道路，并且在政变之后阻止和扰乱选举。此人通过一家肯尼亚电视公司作此声称，多家西方媒体网络对此进行了转播，包括法国国际电台、法国电视五台和“德国之声”等等。

躲在军事政变幕后的人公开声称对发生在我国的袭击负责，其中包括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刚才提到的向在中心市场旁边贩卖水果的妇女投掷手榴弹的事件，由此再次证实，国际社会把袭击归咎于与执政党有关联的青年和国家警察是错误的。已经有人声称对手榴弹袭击负责，犯罪者已大白于天下。整个国际社会应谴责这种毫无理智的暴力——已经有人声称对此负责——并且要求军事政变幕后策划者所藏匿的国家立即逮捕他们。既然已经知道犯罪者是谁了，这些人就必须被追究责任，在法院接受对他们的审判。

回到现在，正如我上周五，也就是在6月29日立法和社区选举前夕有机会在安理会指出的那样（见S/PV.7473），我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我们是该应一些伙伴的请求推迟选举，自愿接受进入一个体制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呢，还是径直举行选举，根据《布隆迪宪法》建立国家的民主机构？

考虑到可能出现宪政真空，我国政府决定举行选举，布隆迪人民由此得以在6月29日自由投下选

票。正如我们所有人看到的那样，选举按计划在平静和安宁的氛围中举行，选举日没有报告出现任何重大事件。所有国家和区域观察员，特别是来自邻国的观察员都在报告中肯定了举行选举的环境。只有一个观察团在其报告中表示了怀疑，原因众所周知。我不再谈这件事情，我昨天已经向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谈过有关情况。

我们感谢布隆迪人民积极踊跃参加了两个选举，他们在选举中选择了自己的地方议员和布隆迪议会成员。投票率达75%，这不仅向所有布隆迪人，也向布隆迪的伙伴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没有发出声音的大多数人十分愿意参加投票，这些人并没有参加为了占据新闻头条的暴力示威。这还表明，使选举具有合法性的，莫过于选民参加投票。布隆迪人民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声音必须得到尊重。

正如我此前所说，两场选举的特点是和平、平静与安全，而某些诋毁布隆迪民主的人甚至在举行选举之前几个月，就宣称选举没有公信力。

参加6月29日选举的人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甚至是巨大的，并且选举是自由、透明以及和平的。这雄辩地证明布隆迪人民决心恢复国家机构，以确保根据国家基本法维护使命。尽管在首都近期动荡的街区发生几起孤立的蓄意恐吓事件——幸亏这些事件遭到执法人员的制止——首先因为某些投票中心的搬迁限制了投票日重大事件的发生，居民们能够自由投票。

在布隆迪内地各省和千山万水，选民的行为令许多国家和国际观察员感到惊讶。实际上，到选举日中午，超过95%的登记选民已经投了票。这也发出了一个信息，即我国人民渴望投票，他们在下田劳动之前，在上午早早地投了票。这也证明，沉默的大多数人已接受在没完没了的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去投票。

我们注意到几个政党和独立党派参加了选举日活动。其中一些党派玩弄了我所称的进出游戏，他

们假装抵制，但也挨家挨户说服布隆迪人把票投给他们。联合国布隆迪选举观察团(联布观察团)的报告(S/2015/510)也注意到这种挨家挨户的活动。我谨强调，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从未收到任何政党、联盟或独立候选人关于撤回其在社区理事会或议会选举中的候选资格的正式请求。

因此，尽管通过媒体宣布了所谓的抵制，一些政党、联盟和独立候选人获得了选民投给他们的票。为了捍卫《布隆迪宪法》承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和获得选举的权利，选举委员会按照投票划归选票和分配席位。如果一个政党、党派联盟或独立候选人出于任何原因不去就任已获得的席位，将按照《选举法》关于国民议会的第138条、关于社区理事会的第185条以及关于参议院的第143条，执行《选举法》。简而言之，由阿加顿·鲁瓦萨领导的Abibenga Amizero y' Abarundi联盟发出的抵制号召，只不过是一个出于恶毒揣测的战术伎俩。

至于议会选举的结果，根据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7月7日的报告，执政党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保卫民主力量获得100个席位中的77席，全国进步联盟获得2席，Amizero联盟获得21席。尽管这已达到100席的总数，但为了遵守《阿鲁沙协议》，还必须分配一些新的席位，以便按照性别和族裔背景平衡议会成员人数。我们希望，阿加顿·鲁瓦萨不会再犯他在2010年的同样错误，出于反复无常的政治考虑而放弃他已经赢得的席位。这将是这个政客的严重错误，并且是对其选民的彻底蔑视。我们指望我们的伙伴向他提出忠告，不要向历史的错误一边进一步倾斜。

我借此机会感谢全体布隆迪人民、国土管理当局以及执法和安全部队在选举日共同努力确保选民和选举地点的安全。我也感谢并祝贺许多国家、区域和国际观察员留在山区和街道，密切关注6月29日的选举。除了联布观察团之外，超过200名区域和国际观察员以及数千名国家观察员获得国家认证。因

此，我们认为，获得认证的选举观察员对加强我国的和平与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感谢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四位部长通过一项政治声明祝贺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以完全透明和堪称典范的自由方式组织和领导了首次社区和议会选举，并邀请所有政治伙伴参加。这项声明表明，布隆迪人民确实想要选举和民主。

在这方面，我要提出我的一贯意见，强调对区域层面的尊重。我们很难理解非洲内外对我国选举的评估之间的脱节。今后，我们必须设法使纽约的立场同区域的立场达成一致。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区域观察员的报告加强了区域行为体的作用，并强调了本大陆以外各方尊重区域层面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我必须感谢有勇气支持布隆迪人民以民主方式选择各机构代表的国家主权和合法权利并在总部这里提倡区域层面的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这些国家的代表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也深切感谢大胆支持选举并以真正的专业精神和中立性担任观察员的民间社会和宗教组织。我们特别感谢各政党的观察员，他们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不顾饥饿和疲惫，在整个周期里自始至终监测选举。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发动充满要求布隆迪人逃离国家的谎言和谣传的媒体和政治攻势期间收容布隆迪难民的国家。我们呼吁这些国家协助布隆迪遣返这些难民，向他们表明已经恢复和平，并且他们出逃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我国政府当然决心创造条件，以利于听信这些谣传而出逃的同胞返回家园。

我们借此机会感谢正在回国的成千上万布隆迪难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没有提到他们，但我们认为，其中大约40000人已经返回国家。国际社会往往关心逃离国家的人，但不关心返回国家的人。出于诚实的思想态度，我必须强调许多人已经返回。

至于东非国家共同体进程和7月6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紧急首脑会议，我谨通知安理

会，我们欢迎首脑会议的结论。布隆迪积极参加了该首脑会议。会上，区域领导人通过了相关决议，以找到和平解决布隆迪危机的办法。总体来说，我们高兴地欢迎这些决议。我们还欣见，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总统受命指导布隆迪人间对话。同样，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东非共同体在最高一级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解决非洲的危机和分歧方面，这有利于加强一致性和注重区域问题。

安理会不是不了解，联合国具有良好的条件促进次区域、区域、大洲和国际等方面更加一致地应对冲突后危机复发。最近时期布隆迪境内实地经验证明，在支持努力解决分歧和危机方面，加强区域和次区域一致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将区域和次区域看法纳入调解努力仍然至关重要。

包括布隆迪在内的许多国家更希望得到来自邻国和区域组织的援助和建议，因为这些国家和组织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和政治历史，因而更有能力提供相当有效的建议，以便找到适当解决布隆迪危机的办法。按照邻近和辅助原则，呼吁非洲联盟支持次区域倡议并再次让东非共同体内各次区域行为体在开展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我要提到，任命一位总统级别协调人并让东非共同体在布隆迪人之间对话中发挥主导作用，符合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五百一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公报执行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呼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立即开展协商，以便在东非共同体主导下——我强调这一点——进行国际调解。

关于该首脑会议所提议的推迟选举的问题，所提出的日期是7月30日。尽管布隆迪政府欢迎这一建议，但我要指出，《布隆迪宪法》的规定不允许推迟到这个日期。根据《宪法》，国家总统必须在前一个任期结束前一个月选出。现任总统任期将在8月26日结束，这意味着下任总统须不晚于7月26日选举产生。此外，必须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的15天时间计算在内，即7月26日至8月15日。我们非常愿意接

受推迟一个星期，比如说7月21日或22日。根据《宪法》，这不会有问题。布隆迪目前正在与区域领导人讨论此事。我认为，事实上会就选举的确切日期达成妥协。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说，我们经常谈论危机和政治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讨论布隆迪未来几个月将面临的经济问题。我还要提及今后几天政府必须面临的几项眼前挑战。

第一项挑战是恢复布隆迪人之间的信任。我们必须继续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来加强民族团结。为此，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在选举之后必须继续下去。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时间不算长。我们不能期望用魔术使事情瞬间得到解决。政府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这也符合东非共同体各国元首发出的呼吁。

除加强民族团结和恢复布隆迪人之间的信任外，我们还必须恢复布隆迪政府与就布隆迪危机采取坚定立场的各伙伴国之间的信任。鉴于事件不断演变，我们应当依照政治现实行事，以恢复我们的伙伴的信任。因此，下届政府将必须采取步骤将我们的伙伴聚集在一起，并重新获得这一失去的信任。

我们还将面临继续实施解除武装方案这一挑战。解除平民武装非常重要。我们在实施一项重大解除武装方案，但在选举背景下，必须对所有团体

快速实施这一方案。不可单挑某一个团体。我们正在谈论解除所有平民的武装。

我们将必须加强私营部门，以便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必须为年轻人找到替代暴力的工作。人们有了工作，就不会转向暴力。在街头看到的年轻人多数没有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得到伙伴的支持，以加强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帮助青年找到替代暴力的工作。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布隆迪政治人物，其中多数人期望永远抱住其政治职务不放。但并非人人都能赢得选举。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如何为输掉选举的政治人物找到其它就业机会，以便他们能够在私营部门找到替代性职业，而不是在离任后转向暴力。

最后，我愿简要评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说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在谈论解除武装问题时，他单挑了一个特别群体——年轻人。我强调，解除武装事关所有人。关于示威青年扔手榴弹的问题，扔手榴弹的并不是执政党的青年。据称这些人来自内罗毕。我们知道谁应负责。但我再说一遍，解除武装事关所有人。仅挑出一个群体的做法适得其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上午11时散会。